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	十一月十一日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二

廉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射飛

傳曰太上曰混沌既分天地乃位清氣為  
天濁氣為地陽精為日陰精為月日月之  
精為星辰和氣為人傍氣為獸薄氣為禽  
繁氣為蟲種類相因會合生育隨其業報  
各有因緣然則人之與飛有以異乎摩論  
所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非誑  
語也然飛之所以與人異者特福業不同

軀殼異耳竊嘗攷之載籍誠有自人而淪  
入其中者亦有自仙而遊戲其中者劉安  
民本一富家以好尚虛名而道無實至死  
後乃為鳳凰經六十年復得為人於此生  
中勤苦修道始得尸解今在清華宮中黃

廉一

安世本一儒士以志慕飛騰而心不精至  
死後乃為飛鴻經九十年復得為人於此  
生中精進修行始得上昇今在皇曾快樂  
天非自人而淪入飛中者乎遼東華表柱  
嘗有一鶴飛集其上人欲射之鶴語人曰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  
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唐明皇在  
沙苑嘗射一鶴既中又復矯翅直向西南  
飛去及次年幸蜀於明月觀乃見箭在壁  
間問箭所自道衆曰去載重陽日青城道  
士徐佐卿帶此而來留之而去始知其鶴  
乃佐卿也非神仙遊戲其中者乎

贊曰

大道之世

人無殺機

烏鵲之巢

可俯而窺

機心一萌

鷗鳥高飛

鶻且有義 鴉亦稱慈 人胡不仁

以弋為嬉

逐走

傳曰上已畧陳太上之言今當以佛語為  
證佛言一切衆生實本清淨因彼妄見妄

廉一

二

習遂生因彼妄習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  
從變流純想即飛必生天上情想均等不  
飛不墜復生人中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  
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為毛羣輕為羽族大  
抵七趣輪回未入正修有所不免今為異

類未必不前生曾受人身今受人身未必  
不前生曾爲異類是以諸佛菩薩大道至  
真常切教人使知生死路頭最爲可畏不  
聞密婆私詫阿羅漢於往昔世曾作獼猴  
驕梵波提於往昔世曾受牛身乎又不聞  
夫周詢蔡君謨皆蛇精乎按東齋記周詢  
知安州一日遊園中園吏見一大蛇垂首  
欄上視之乃周詢假寐君謨知福州以疾  
不視事每夕輒夢遊鼓角樓上凭鼓而睡  
時通判責鼓角將不打三更對以有大蛇

據鼓不得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說病中所  
夢正與鼓角相同然則七趣輪回未入正  
修是可免乎當知今之逐走者異日未必  
不為走者所逐欲免輪回不為人逐當見  
逐時要當力行救之昔者河間王久病無  
生意忽一道者廉一自稱玄俗詣門請醫三既而  
餌以刀圭王即吐出十數小蛇病亦隨愈  
王驚問故玄俗曰此王六世餘殃所致吾  
非人也為王於往世中救一母鹿其鹿乃  
麟母仁感天地是以上帝遣吾下降為王



救療然則見逐可不救乎李嬰李洎嘗逐  
一鹿解其四脚掛于樹枝先取雜臟爲炙  
將共食之俄有一巨人長可三丈持一巨  
囊鼓步而進嬰洎幾爲所及旣而畢取其  
炙納之囊中入山而去須臾嬰洎皆暴卒  
然則見走是可逐乎

贊曰

后稷之棄 牛羊弗踐 猩猩人言  
猿性柔善 有生有知 其則不遠  
忍充鼎鼐 甘其肥雋 虎兕可逃

人寔難免

發蟄

傳曰月令曰仲秋之月雷始收聲蟄蟲壞  
戶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仲  
春之月雷乃發聲啓戶始出蟄者藏也坏  
者益也益者益小其戶也墜者塗也盡塗  
其戶也一蟄一啓皆與氣候相應以成變  
化然則蟄者是可發乎是以太上書以戒  
人諸佛尤切加護昔僧惠學嘗跨溪造一  
曼殊室利堂將板築於水際念言方冬百

蟲皆蟄不可輕傷其生於是就溪設三晝  
夜道場誓言板築之日一足多足乃至無  
足願垂加護悉令遠離及期掘地及泉乃  
至橋成不見一蟻又有宋時老者嘗以父  
病禱於永祚寺藥師殿前旣而疾愈備具

廉一

四

香信欲就殿建一道場以答靈貺寺僧義  
昭曰此殿藥師座下有一聚蜂積年旣久  
種類頗多今正蟄時恐至驚擾或多傷殺  
曷若移就別殿時老不聽僧乃預期禱於  
佛前曰設齋之日願運神力慈悲覆護在

窠內者暫食舊蜜無得出戶在窠外者且  
令安住無得輒驚及期燈燭騰光鏡螺聒  
耳一晝二夜不見一蜂嗚呼此雖二人願  
力實亦諸聖加護之力也孰謂為不然乎

贊曰

盛德之主

澤及昆蟲

板築必時

閉藏在冬

人且塞向

坏戶則同

致行喙息

生意畢通

癢疴伸屈

在吾仁中

驚棲

傳曰太上戒人無得驚擾與孔子弋不射  
宿之說意皆一也大抵鳥之已棲亦猶人  
之已寢忽然有驚豈不舉家驚擾衆人視  
之固有間普心不二者視之則猶已也音  
螺髻仙行第四禪出入息坐一樹下兀然  
廉一  
不動鳥謂之木棲其髻中遂生數卵螺髻  
五  
禪覺知頂有卵即自思曰我若便起不免  
鳥驚鳥若不至卵必盡壞於是復入禪定  
俟其雛生一一飛去然後乃起又有大樹  
仙者居旻伽河側棲神入定積年之久形

如禰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於其肩上  
暑往寒來垂蔭合拱一夕忽從定起欲去  
其樹又恐鳥驚於是安忍方便移之移訖  
乃起天美其德賜號大樹此皆已證果位  
也其於一物一命普心如是况福力淺薄  
者乎情人不知李奚子陳安世皆以不敢  
驚棲而能證果李奚子本一山姬每遇大  
雪鳥無安枝往往飛集其家遂留不去姬  
濟以穀且不敢驚上帝謂有仁心賜令度  
世今在豐都位貌特重陳安世本權叔本

家一傭力人平生不踐生蟲不殺物命每  
出入見飛禽當道必下道引避不欲驚之  
亦以此故遂得上升當知登真之人未有  
不因慈心於物而能得到其地

贊曰

凡厥有生 各安汝止 夜以安身  
人物等耳 聖人之憂 一物失理  
弋不射宿 魯論所紀 驚棲雖微  
害人大矣

填穴

傳曰自人觀之固一穴也自彼觀之爲一  
穴乎莫不自視爲金房玉室邃館瓊臺不  
聞于焚宅南大槐樹下有一聚蟻自國其  
穴爲大槐安乎又不聞王沂宅後有一大  
檀樹蘿覆其上下有聚蟻自國其穴爲大  
檀蘿乎蟻之自國其穴爲槐安爲檀蘿亦  
猶鰕之自國其穴爲長鬚燕之自國其穴  
爲烏衣各尊其居物物莫不皆爾無足深  
恠然則穴可填乎若填其穴即是充塞其  
門絕其出路豈不覆族盡死穴中乎按經



所說者有比丘得六神通與一沙彌同處  
林野比丘定中見其沙彌七日當死因作  
方便善言諭曰父母思汝汝可暫歸八日  
却來沙彌既歸八日果來比丘恠之復入  
三昧觀察其事乃知沙彌於歸路中一蟻  
穴流水將入急脫袈裟聚土壅水令不得  
入以此因緣延壽一紀宋郊宋祁兄弟同  
行逢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  
亦不失甲第後十年大宋復遇諸途僧乃  
大驚曰公丰神特異如能活數萬命者有

之乎大宋曰某素貧安得有此僧曰姑思  
之大宋良久曰比堂下有蟻穴忽為暴水  
所浸某急編竹橋以度豈此是耶僧曰必  
是也小宋今歲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下比  
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獻太后乃謂弟不可  
以先兄因命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然  
則穴可填乎

贊曰

鴻荒之初 其人穴處 所謂營窟

鹿豕為侶 聖人既作 上棟下宇

人獸雖殊

均樂丘土

蠢動含靈

其可失所

### 覆巢

傳曰按太上保嗣章但凡嗣續衰絕皆是  
往世覆巢毀卵焚山竭澤墮胎落子犯一

千六百二十條章之人然則巢可覆乎大  
抵衆生若大若小莫不各有其所依止其  
中敷乳產生各自藏護今覆其巢即是奪  
其依止之所產生莫遂不絕嗣乎謹按本  
草人有覆鷦巢取其雛者是年六十里內

連月不雨蓋鶴能群飛激雲雲散則不雨  
又按內攫鷲雛繞破殼即出巢外其母防  
其顛墜或爲日曬必取帶葉樹枝周插巢  
畔日常兩換葉萎則其雛已去未萎則其  
雛尚在人因覆巢畢取其雛孰謂巢居者  
爲無知乎請爲更陳一二庶皆知戒昔温  
璋尹京兆置鈴索於廳前使冤訴得以速  
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跡之無人但有一  
鷗飛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其巢而取其雛  
者旣而果得其人因爲杖之元汝之元豐

中為魯山宰忽有鸛雀銜一草衣墜于庭  
下立命物色果煎肉者脫此草衣上樹將  
覆其巢取雛供賣元亦校之然則巢可覆  
乎當覆巢之時安知不悲鳴求救乎第人  
莫曉其語烏得九天禽語書而使之觀

乎

白龜年於高山東巖下遇李太白曰吾  
與汝父樂天皆已仙矣因出一軸素書

授之曰讀此可辯九天禽語九地獸言更

修功行仙亦可冀龜年如戒果得其效一

日過路州太守知其如此延與之坐適有

二雀啾唧過庭守曰彼何言哉龜年曰彼

言城西民家廩有餘粟可共就食驗之果

然良以厩馬仰首而嘶守曰彼何言哉龜

年曰槽中料熟不

可食問之亦然

贊曰

昔聞羽族

巢必近人

欲遠蛇鷄

惟人是親

詎知冠履

心甚不仁

既肉其雛

厥巢是薪

鳳凰高翔

梟獍來馴

### 傷胎

傳曰胎生一類按如佛說雜染輪回欲顛  
倒故和合滋成橫豎亂想故有胎過蒲曇  
人畜龍仙其類充塞嗚呼人畜龍仙明是  
不同佛乃列爲一類何哉蓋雜染同而輪

回亦同故也人知愛胎彼不愛乎按仙傳  
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遂能辯九  
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  
能延與之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  
有一羊鞭不肯行又且悲鳴守曰羊有說  
廉一  
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  
九  
死守乃留羊不殺驗之既而果生二羔劉  
道原為蓬溪令既解官宿秦氏家夢一婦  
人泣訴曰某乃秦氏妻也夫有一妾不肯  
相下某怒痛捶遂盡其命為妾所訴陰君

處某已死且以某為狼謫罰為羊見在秦  
氏欄中明日將充君庖某死固自分但腹  
有羔若因某受烹業愈重矣願賜一言得  
免甚幸黎明言之則已烹矣舉家大哭納  
羔其腹瘞之別墅然則胎可傷乎

贊曰

鹿以麝繫

腸斷而死

鱖或就烹

屈身護子

物之牽愛

甚於愛已

人亦有娘

以續以嗣

胡不反思

舉斯加彼



破卵

傳曰信相菩薩白佛言有諸衆生無有子  
息孤獨自居何罪所致佛言是人前生爲  
人暴惡不信罪福捕雛食卵令諸飛禽各  
失其子悲鳴叫裂眼中血出是以此報佛  
語如是而太上保嗣章言之亦如是然則  
卵可破手按鞞婆沙論衆生流轉至爲卵  
生識居其中爲卵所纏爲卵所裹須自啄  
破雛乃得生其爲業也從可知矣又云鸛  
鴈鴛鴦孔雀鸚鵡鳩鴿千秋金翅等鳥或

龍或人皆卵生也竊嘗不以爲然鳥固卵  
生安有人而亦卵生也及見耆尸復鉢尸  
徐偃王事乃知人從卵生誠亦有之昔闕  
地佗有一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鵠鳥一失  
一生隨意所化毛色可鸛俄生二卵卵破  
雛生乃二童子後皆出家證阿羅漢一名  
耆尸婆羅尊者一名復鉢尸婆羅尊者按  
徐州地志昔徐君宮人娠而生卵卵破  
兒生長而仁智襲君徐國生時偃故故名  
偃王孰謂人無卵生者乎支遁少時嘗與

其師難問物類遁謂物卵未生不足爲殺  
師不能屈取一鷄卵投之于地殼破雛行  
久而俱滅蓋竟識也遁乃感悟終身蔬食  
李道念好食雞卵晚得竒疾太守褚澄投  
以蘇汁即時吐出一十三物剖開皆雞羽  
翅爪距悉具立能飛行道念大懼自此不  
敢復食然則卵可破乎竊嘗論之卵生之  
中卵至多者無若魚類大則無慮數千小  
則不減數百若殺一魚其爲破卵可勝言  
哉李冲元將殺一鮎先夢一皂衣嫗曰妾

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  
千子亦死敢望哀憐特貸一命元遂放之  
富商楊序宣和間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  
若能救活億萬命乃可獲免序曰大期已  
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神曰佛書有云魚

廉一

十一

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曷不圖之序  
於是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知  
戒見人殺魚即從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  
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是過滿壽可延  
矣既而果然大抵我能救物命於臨危則

我命亦無不延於欲絕

贊曰

有生之形

其性則具

混沌曷死

以鑿之故

暴彼無知

豈曰公恕

元鳥生商

聖靈所寓

隱顯莫測

寧不戒懼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二



